

AN YUAN WANG SHI

长篇历史小说

●生动再现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的壮阔历史

●深刻揭示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历史内幕

●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

●真实塑造20世纪初民族产业工人的典型形象

安源往事

张学龙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HINA

2001
I247.53
1798
2

安源往事



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

张学龙 著

國家圖書館藏

3 0436 8986 2

CHINA

谨以此书

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

CHINA

CHINA

一

湘江北窜。

铁道东侵。

火车，像一条来自东海的乌龙，在1921年的这一天突然在湘江中段上岸，由西向东，吞云吐雾地滑行在湘东与赣西的铁路区间里。铁道两旁的树木如同欢迎它的到来，不住地摇摆；地皮枯草仿佛向它诉说着什么，猛烈地颤动。它的正前方，太阳正喷薄而出，把无数箭镞状的金光射入大地，使得连绵起伏的丘陵从梦幻的世界中渐渐苏醒过来，于是，近处的山，远处的岭，在火车的呼喊声中纷纷走出雾的薄帐和云的厚絮。

车厢里很嘈杂，高亢的湘东话和赣西话，如同用辣椒、生烟腌制出来的，你来我往地交织着，很像吵架。过道中塞满了笼子、竹篮、麻袋、货物，这些东西里面大都装着小猪小狗、母鸡公鸭、薯丝腌菜、南山北货……车窗紧闭着，乘客大都是些流汗卖力的工人、农民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味，使人想到南货店里黑乎乎的豆豉和满是盐霜的咸鱼。尽管这样，恶劣的气氛丝毫没影响一位年轻人的沉睡，他太疲倦了，那本杂志掉在地上没被他发觉就足以证明。杂志是新的，名为《向导》，文字被笔墨圈点过，十分新鲜醒目。晨风透过开启的窗口，拂起他黑长的头发，吹着他白净的脸庞，好像在一次次地提醒他：冬日的风太冷，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HINA

该放下玻璃窗。

他全然不知。

近两年来,他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。家中三位亲人像约好了一样,相继去世,一个个无情打击叫他悲痛至极,一时难以从对亲人的无限怀念中解脱出来。人世间乱哄哄的,被军人疯狂的马蹄践踏得尘埃四起,被驾着坚船利炮的外国人吓得人心惶惶。天地间被愁云惨雾充斥着,混乱一片,叫人寻不着出路。还是知识人先知先觉。1919 年 5 月 4 日,北京首先爆发出不满现实的愤怒的呐喊,在汹涌澎湃的学潮面前,他关切地抬起头,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。于是,他抄诗一首,放在自家窗下的书案上,留给父亲和母亲,诗道:

男儿立志出乡关,
学不成名誓不还。
埋骨何须桑梓地,
人生无处不青山。

书毕,他狼毫一掷,走出了湖南,奔波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苦求学问,拜会名流,探寻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出路。他办刊物,结社团,广交志同道合者,为解脱人世间的苦痛疾呼,千辛万苦,不可名状。今年 4 月,他一身邋遢从北京赶去上海,在南京下车时,竟身无分文。在候车室里,小偷见他心不在行李上,竟把他脱在座椅下的布鞋偷了去,急得他饥肠辘辘赤脚在原地打着转,不知该往哪里迈步。那时,他自嘲地凄然一笑,想起了乞讨于吴市的伍子胥,认为自己真有点像当年落难的伍子胥。好在遇上一位家乡人,给了他几个盘缠,才使他免去了赤脚踏进大上海的尴尬。不久前,他精疲力尽地回到长沙,很想休息一段时间,以

补偿一下因家事国事操心费力病瘦了许多的身体。可是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谋划的一项全新事业，激励着他，让他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他没有理由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，觉得这件大事必须抓紧去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啊！在家稍稍休息几日，他便匆匆踏上了这列东进的列车。

“嘣！”窗玻璃被放下来。

车窗的震动声把他惊醒，他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捡起地上的那本书。

“别见怪，我是怕你沾寒。”关窗的汉子叫周镜全，二十多岁，一身工人打扮。

“怎么能这样说呢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嘛，没你关窗子，我肯定沾寒，一沾寒我这干腊鸡样的身子，还不得雪上加霜拉稀屎呀？哈哈……”

他的诙谐和幽默，立即使周镜全缩短了与他的距离感，周镜全问：“先生去哪里发财？”

他扬了扬手里的杂志，反问：“跟这种东西打交道的人，你说能发财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又笑了说，“我发不了财，你也发不了财，这个世界就是不让你我这样的人发财呀。是去安源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在铁路上做事？”

“素不相识，先生怎么晓得我在铁路做事呢？”

他一笑，亲密无间地拿起周镜全的手，端在眼前，一副看相先生的模样，指着周镜全的手掌评说：“看看，你这双手指头大，皮肤粗，不是吃脑筋饭的，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的手尽管粗糙，却没有那种青黑色的墨痕，墨痕你应该

CHINA

晓得？就是皮肤弄破了，煤炭钻进皮肉里，时间一长，染成的颜色。因此，你不是安源煤矿上的工人，而是株萍铁路上的工人。安源除了煤炭工人，不就只有铁路工人了么？”

周镜全恍然大悟，心想，这人真是绝顶的聪明呵。于是，一种寻觅知己的强烈愿望，促使他很想与这位素昧平生的人接近。

“作田人的手也很粗糙，怎么认定我就是做工的呢？”

“你是湖南人，尽管京腔打得有些像，但是湘乡味还很重，你总不会把湖南的田背到江西去作吧。”

“先生，你真是洞察一切呢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行进中的火车像有意要打断他们的对话，突然抽筋似地猛地一抖，停住了，车轮磨出一阵刺耳的锐响。

乘客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惊得全都站了起来。

“出大事了？”

“肯定压死了人！”

……

人们纷纷拥向窗口，或是跳下车去，好奇地打探着车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“看看去。”他也十分关心发生的意外，站起来，把随身带着的油纸伞扬了扬，交给周镜全，请周镜全帮忙照看。说完，便随着看热闹的人挤下车去。

卧轨的是个妇女，二十来岁，叫谢春桃。谢春桃的衣衫补丁压着补丁，蓬头垢面，怀里紧紧搂着两个孩子，冰冷的巨型火车轮已经挨着她弱不禁风的单薄身子。

列车警长陈朋快捷地跳下车，半点不敢迟缓地蹿到车头前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左手揪住谢春桃的头发一拎，右手对着谢春桃的脸上就是两个耳光，打完，双手抓住她的衣领，拖米袋一般将她

往路基下使劲拖去。

谢春桃平静异常，既不说话，也不畏惧，放开孩子，双手一伸，抠住铁轨，死死不肯下路基。

“敢犟！”陈朋腮帮子一动，上下牙床咬在一起，抬起穿皮鞋的脚，朝着谢春桃的手上狠狠跺去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只见谢春桃的手背上，刹时冒出涌泉般的血来。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太突然了，吓得两个孩子如同小羊羔面对大老虎一样，惊叫着妈妈，紧紧依偎着谢春桃的躯体，全身瑟瑟抖动。谢春桃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面色如死，牙关紧咬，丝毫没有松开的迹象，只有受伤的双手在剧烈地颤动着。

在无数围观者的目光中，谢春桃的无所畏惧，使陈朋大失了一个警察应有的威风，他气急败坏地身子一旋，从随行的警察手中夺过步枪，双手攥紧，往上一举，就要将枪托捣向谢春桃那双正在流血的手。

“操你妈！”人群中发出一个粗野的声音，只见一后生冲上铁路，挥起一拳，将陈朋的枪打落在地，与此同时，后生右脚用力一蹬，就见陈朋喊声“哎呀”，带着一片坚硬的路石，“哗啦啦”地滚下路基去。

围观者大抽了口凉气。

滚下路基的陈朋不甘示弱，在冰冷的水沟里打了个滚后，带水跃起，他一揩嘴上摔出的血，拔出手枪，朝天放了一枪，叫：“都瞎了眼了？还不给我把他抓起来！”

四个乘警不敢怠慢，饿鬼抢食般拥上，捉住了后生。后生死劲一挣，四个乘警倒了三个，另一个扯下一块后生衣上的破布，才勉强站稳身子。后面的乘警一哄而上，将后生制住。

“弟兄们，还等死吗？都给爷子上呀！”尽管后生四肢被控制住，可嘴巴是活动的，他奋力挣扎，大声疾呼着。

车上下来的上百名工人，发一声喊，操铁器的操铁器，抓石头的抓石头，“哗哗”地踩踏着路石，向警察围攻过来。他们衣裤破烂，面黄肌瘦，眼生火苗，怒发冲冠，大有与警察血战一场的架势。

乘警们见状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全都打开枪保险。

铁路上下，顿时剑拔弩张。

有两个乘客吓得当场卧倒在地下。

“都别动手！”一声断喝在死寂的场面中炸响，改变了人们的视点，大家循声看去，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火车司机，从车头上纵身跳下，扔掉揩满油污的纱团，拨开人群，走进中央，抬脚站在了铁轨上。他个头不高，但声音铿锵有力：“各位弟兄，株萍铁路、萍乡煤矿，原本是一家，何必以死相见呢？都跟我退后一步！”

没人理睬。

“都后退一步！”司机踮起脚尖，抬高声音，语气十分坚决，不可拗违。

双方艰难地动了下，拉开了距离。

“大哥！”谢春桃终于呼出了声音，一把抱住司机的双腿，沙哑着嗓子哭求着，“你为什么刹车？你应该把我跟伢妹子压死啊，大哥！……”

后生大声告诉围观者：“前年矿上瓦斯爆炸，矿局为保矿井不毁，将井口强行封闭，她老公跟九十名矿工被活活烧死在井里。矿局烧死人还不算，还不给家属抚恤金，她乡下没有一个亲人，只能和四个孩子靠讨米过日子！”

“我讨不到饭吃，我要死啊！”

司机松开谢春桃的手，走到陈朋面前，把他的手枪取下，帮他塞回枪套说：“陈警长，你也听到了，这年头，怎么说呢，生不如死，饶了她这回吧？”

CHINA

陈朋说:“铁路警察,各管一段,萍矿不给抚恤金,去找萍矿,为什么拦株萍铁路上的火车?”

后生说:“先有萍乡煤矿,才有株萍铁路,没有我们煤炭工人挖煤,你们铁路运什么?没有萍矿的煤炭,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!”

司机瞪后生一眼:“扯远了,扯远了,还嫌耽误的时间不够?大家赶紧上车,我要开车了呵!”

“上车吧,马上开车了!”一些铁路上的和事佬,赶紧帮助打圆场。

人们重新回到车上去。

车上下来的读书人,见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和解决过程,问跟着下了车的周镜全:“那个司机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朱少连。”

“就是湖北铁道学校毕业的朱少连吗?”

“是呀,先生怎么晓得他是铁校毕业的?”

“听人说起过,能不能介绍认识一下?”

“可以。少连,你过来一下。”

听到招呼,朱少连走了过来。

周镜全介绍说:“这位先生想认识你。”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毛润之。”

朱少连、周镜全大吃一惊,眼睛大亮起来问:“你就是毛润之?”

毛泽东与他俩一一握手说:“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李六如先生的朋友,这位是?”毛泽东指着周镜全问。

朱少连赶忙介绍说:“周镜全,铁路修车房的修理工,毕业于衡阳铁路学校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毛泽东说:“刚才我就说了嘛,他不是煤炭工人,看来我是有眼力的。来萍乡之前,李六如把你们的基本情况跟我作了介绍。这次来萍乡,我可要增加你们很多麻烦啰。”

朱少连忙说:“不要紧,不要紧,早就熟悉你了。去年12月,长沙爆发一万三千多学生总罢课,驱赶督军省长张敬尧,听说就是你跟‘新民学会’组织发起的,太叫人敬佩了!”

周镜全也忙不迭地说:“你办的《湘江评论》,每个礼拜出一期,里头的《东方大事述评》、《西方大事评论》、《湘江大事评论》、《湘江杂评》等文章,语言尖锐、泼辣,学生和工人都喜欢看。”

朱少连问:“润之先生,这次来安源有要事吧?”

毛泽东一看旅客都上了车,而陈朋却远远地注视这里,就说:“上车吧,有话到安源谈,我有个本家在安源,叫毛紫云,听说还是安源煤矿一个段的段长,所以,刚才同周镜全谈墨痕的事,就是从他那了解到的。”

“是吗?! 润之先生真是个有心人!”

朱少连说:“毛段长家我知道,等下我给你带路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毛泽东见打抱不平的后生正抱着谢春桃的两个孩子登上车去,问朱少连:“这后生,真有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呢,你认得么?”

“胡东雄,萍乡煤矿一段采掘工,煤矿工人中的核心人物,没什么文化,却常来我们火车房看报,请教生字生词,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,那妇女是他家邻舍,叫谢春桃。”

毛泽东问道:“胡东雄,一段工人? 一段就是从总平巷那个口子进去吗?”

朱少连说:“是的,一段是萍乡煤矿的钱箩子,矿工最密集。”

毛泽东说:“这次我就去一段看看。”

CHINA

一

安源，坐落在湘赣边境罗霄山脉北段的一个山窝里，属江西萍乡县的一个镇，有人类历史以来，它和千千万万个小村落没什么两样，沉寂、冷清，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。合当这块地方要在世人面前热闹一阵了，公元 1890 年，即光绪十六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遵光绪帝旨意，紧随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大兴洋务，朱笔一圈，一座铁厂就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神奇地生长出来，雄踞在浩浩长江之滨。炼铁需要矿石、需要焦炭，矿石好办，离汉阳不远的大冶县就有，而焦炭却十分难得，得从优质原煤中提取。张总督的部属走遍了南方数省，煤倒是不难找到，但煤质极差，不合炼铁的要求。张总督毫不气馁，翘着花白的胡须，以干瘦的指头咚咚敲着书案对部属说：上穷碧落，下达九泉，一定要找到炼铁之煤！结果，在江西西部发现了罕见的优质煤！部属兴奋地将小煤窑收购的原煤，以船装载，经萍水、渌水、湘江、长江，行程千余里，运抵汉阳。然而，试炼出的焦炭质地泡松，声响发闷，根本不能作炼铁之用！张总督盛怒之下，将劣质焦砸入滚滚大江之中，只差点没急得闭过气去。汉阳铁厂骑虎难下，只好从遥远的北方运来焦炭冶炼，但北煤南运，运费昂贵，时间一长，亏损多达一百万两白银！加上资金来路十分困难，张之洞心力交瘁，不得不拱手邀请当时清廷天津海关的督察

CHINA

大员、后来的工部侍郎、靠着在天津海关攒下万贯家财的盛宣怀，出天津、入湖北，接办汉阳铁厂。盛工部不南下则已，一到便要在张总督奠下的基础上，将铁厂变官办为官督商办，一展经营实业的鸿鹄之志。他在德国人的帮助下，悉心考察，认真分析，最后轻装简行，逆流而上，进入萍乡。在萍乡这个穷乡僻壤之地他呆了一段时间后，又顺游而下，亲自将一船萍煤运抵武汉。他起用精工，把太师椅搬至现场亲自监炼，结果，德国冶炼师对“叮当”出窑的焦炭伸出拇指，惊喜地呼着：“OK！ OK！”原来，此前的萍煤在水运中被人中途调包，奸商们卸下优质煤，掺入劣质煤，混杂煤哪能提出好焦炭？盛工部在德国人翘起的大拇指前欣然立起，当即拱手，请矿师赖伦、马克斯等深入萍乡，勘探煤炭储量。勘探结果，让他大喜过望：萍乡煤储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！盛工部当即右手提着放大镜，左手捋着灰胡须，逼近大清五万分之一的萍乡地图认真阅览一会，之后，放下放大镜，秉烛疾书，奏请光绪帝准许在萍乡开设官办煤矿，并在当地开窑炼焦。他说，在煤产地炼焦，既可大量减少运费，又可根除调包弊端。经光绪帝欣然准奏后，他大胆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四百万马克，以三百万购买德国最先进的机器和物料，以一百万扩建萍矿工程。采用德国采煤技术，聘请德国技术人员，常年驻矿顾问，融西法采煤炼焦于一体，在中国开了近代采矿之先河。

整个安源从此沸腾了。

机器在轰鸣，电光在闪烁，西洋开矿法有如魔法，将地层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森林演化物火山喷发般抛出地面，又雪崩般倾下山来。1898 年光绪皇帝亲自颁发“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关防”。圣旨一下，昔日蛮荒之地的安源，以飞快的步伐进入了工业化的近代文明。

被称作乌金的原煤，不仅引来了有志于大兴实业的官商仕

子在此一展雄才大志，也引来了远渡重洋的外国人在此大圆发财之梦，更吸来了大批饥肠辘辘的青壮年男子背井离乡在此营生繁衍。洋人、官人、草民三合一，他们在此安家落户，娶亲成家，生儿育女，他们一代接一代向地层深处掘进，企望在黑暗的天地里掏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世界，过上更好的人间生活。于是，公事楼、小别墅、欧式洋房、医院、教堂、学校、公园等建筑物，就在苍翠的矿区山坡上星罗棋布地建了起来。在这些建筑物下面的大片田垅中，同时生长和扩展着一片连着一片的低矮土墙草顶窝棚，在这些窝棚里，腌菜一样填塞着成千上万条有血有肉鲜活无比的矿工和家小。商人见机行事，见缝插针，在官府的指指点点下，在这些窝棚中拉一条缝隙，分左右建起各式商号，于是，一条跑马大路把田垅中的市区和半山腰的矿区一气贯通，使一座重镇神奇地诞生在苟延残喘的大清末期的天庭下。到此时，它已是六万人的虎虎大镇。在这六万人的大镇中，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就占了一万七千多，因此，萍乡被冠名为江南煤都！安源亦被称作赣西小上海！

“呜——”汽笛像死憋了一夜的恶魔，以充足的底气和鲜活的嗓门喊出了威风凛凛的一个长音。于是，四处见煤，黑得沉重的矿区在吼声中醒了。

大街上开始车水马龙。公差的或是拉货的马蹄声，清脆地敲击着洋灰地面。黄包车夫的脚板快速地奔跑在人群中。卖菜的、买菜的，你来我往，问好道安。八条腿撑起的蓝呢大轿，与两条腿推着的土推车擦肩而过。三百六十五行，都将各自的形影和声响汇入了新一天的大街之上。

街道两边的早点摊贩抓住最佳时间，向步履匆匆的上班矿工推销早点，惟恐这些东西卖不出去。

“蕃薯，喷滚的蕃薯——”

CHINA

“米粥,干饭样的糯米粥——”

“水豆腐,葱花水豆腐!”

“米面,米面,杨胡子米面呐,包你吃了满意!”

……

叫卖声此起彼伏,口音混杂,有纯正的萍乡话,有夹生的萍乡话,还有地道的湖南话和江苏话。摆摊设点的多半是妇女儿童,也有男人,他们的摊位全都是肩扛手提来的,一遇警察来时便肩扛手提溜号。警察和镇上市管人员,厌恶他们就同厌恶苍蝇和老鼠一样,时常举棍就打,见摊就掀。而他们为了生存,也就只能像老鼠和苍蝇般活着,警察来时他们便逃命似地离去,警察去时他们便饿鬼抢食般归来。

“走吧,给阎王爷喂吃去。”胡东雄将粥碗撂在小摊桌上,一抹嘴巴,招呼工友走人。

“喂,这位老弟,怎么把上工叫做给阎王爷喂吃?”毛泽东满脸和气地叫住胡东雄。毛泽东身边立着朱少连,毛泽东约朱少连来这里看早市,两人刚从山上呼吸新鲜空气下来,心情格外舒畅。

胡东雄从上至下看了一下毛泽东,见他梳着整齐油亮的头发,穿着干干净净的浅蓝布棉袍,脸上立即出现对立的神色,他没好气地说:

“吃滚菜滚饭,穿棉裤棉袄,问这些有必要吗?”说完转身要走。

朱少连拦住胡东雄,说:“东雄,人家是写大文章的先生,刚从长沙来,问你几句话,怎么能这样回答人家呢!”

毛泽东微笑着说:“隔行如隔山,想在安源做篇文章,却又不懂矿上行话,千万不要见笑。”

胡东雄说: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名空,这可是你们

文化人说的，想做安源煤矿这篇文章，不到井下脱几层皮，那文章除非写给你自己看。细皮嫩肉的‘长袍先生’，少陪啦，走！”

在胡东雄的带动下，矿工们放鸭子般跟了上去，在他们身后，留下一首放肆的充满野性的赣西山歌，歌声诱得不少行人驻足相望：

妹妹脸上生酒窝，
哥哥见面就想喝，
妹妹问哥钱有么？
哥说我的瘾发作！
瘾发作来不奈何，
矿上妹少哥哥多，
哥哥弟弟喝一口，
喝得妹妹喊哎哟。
……

望着绝尘而去的胡东雄和矿工们，朱少连不无抱歉地对毛泽东说：“挖炭的角色，满嘴粗话，一身龌龊，直来直去叫人受不了。”

“莫要这么看，赤裸裸的原生态矿石，好供人打磨。走，去井口边看看去！”

总平巷原名叫东平巷，因为它的出口处有八百米平巷，又是安源煤矿十六个采掘段的总出口，工人们也称它为总平巷。总平巷由窑砖钢条洋灰砌成，出口处乌黑潮湿，巷顶生着青苔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是一条苍老的巨蟒张开的血盆大口。出口处向外延伸的一百多米，则像蟒蛇吐出的信子，在这上面，铺着三股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